

STUDY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UZBEKISTAN'S ABDULLA QODIRIY'S NOVEL "MEHROBDAN CHAYON" IN UZBEKISTAN

论乌兹别克斯坦阿卜杜拉·卡迪里长篇小说《祭坛之蝎》的叙事艺术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463-472>

马睿麒(Ma Ruiqi)

文学硕士

兰州大学

771895226@qq.com

摘要：《祭坛之蝎》是乌兹别克斯坦著名作家阿卜杜拉·卡迪里的代表作品之一。《祭坛之蝎》具有叙述视角多样，人物形象饱满丰富的特征。此外，小说中构建的环境以及涉及到的名物等，参与小说整体情节的推进与发展。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整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就作品本身的价值及意义而言，《祭坛之蝎》是中国读者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的重要窗口之一，同时也为中乌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祭坛之蝎》；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叙事特色

引言

中亚文学指的是在中亚地区主要使用突厥语族中若干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学，可以包括自古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民间文学和在近现代以来发展势头迅猛而在世界现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家及作品两个部分。在中亚文学版图上，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占据了重要地位，自十五世纪起，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就出现了以阿里舍尔·纳沃伊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其作品《法尔哈德和希琳》闻名于世。二十世纪以降，乌兹别克斯坦文坛出现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的，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阿卜杜拉·卡迪里是二十世纪乌兹别克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作品大多表现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代表作品包括戏剧《不幸的未婚夫》，中篇小说《好色之徒》，长篇小说《往昔》《祭坛之蝎》等。《祭坛之蝎》首次出版于 1928 年，中译本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邸晓霞教授团队于 2024 年翻译出版。

长篇小说《祭坛之蝎》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十九世纪中亚的浩罕汗国末期的浪漫爱情故事。在十九世纪中亚浩罕汗国末期，英俊博学的孤儿安瓦尔

与美丽纯真的少女诺拉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然而，安瓦尔被任命为宫廷文书长后，引来了小人的嫉妒。此人将诺拉的美貌告知好色残暴的可汗，可汗威逼利诱诺拉的父亲，迫使其答应婚事。面对压迫，安瓦尔与诺拉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勇敢抗争，最终逃脱魔掌，奔向新生活。小说通过这个曲折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汗国末期的世俗风情，展现了当善良的人们无法忍受严酷统治时，毅然走上抗争之路的勇气。书中善良与邪恶、纯真与贪婪、勇敢与软弱之间的对抗，构成了这部传奇小说最扣人心弦的篇章。这一小说文本通过丰富的叙事视角，细腻的环境描写，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多样的人物与物品之间的多样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谱系。基于此，以叙事学理论视角研读分析小说文本，可以更好地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特色。

一、《祭坛之蝎》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按照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的观点，叙述视角可以划分为“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三类。《祭坛之蝎》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采用了上述“内聚焦型”与“外聚焦型”两类叙述视角，下面分别进行论述。首先是“非聚焦型”视角的应用，“非聚焦性”视角又称为“零度聚焦”，这是一种无所不知的视角，擅长于全景式鸟瞰整个文本，能够从容地把握小说中各类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思所想。在《祭坛之蝎》文本中，作者塑造出了一个直接面对读者而把握全局，为故事文本做解释的叙述者，这一叙述者并非作者本人，起到以全知视角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在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介绍或以揣度读者感受而进行情节推进时，小说文本中的全知叙述者就会出场并发挥相应作用。如小说在介绍萨利赫·马赫杜姆以及拉诺的人物形象时，就具有非常鲜明的“零度聚焦”的特征。小说第四节《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某些性格特征》中写道：“读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尽管二十年来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收入不能与别克相比，也不能和城市或乡村的执政者相提并论，但他仍然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分析马赫杜姆的性格，而是按原样给读者描绘他的形象，避免偏颇的判断。”在小说第七节《拉诺》的情节展开中，可以看到如下文字：“小说的主人公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读者觉得他们的形象仍不完善，或者性格特点不够明晰，那么，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能更深刻、更清晰地揭示出来。”在上述文字的表述中，大量出现诸如“读者”这样的提示语，而“按原样给读者描绘他的形象”这样的表述就凸显出其文本中所具备的零度聚焦的特征。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出现插叙用以解释说明时，这一全知叙述者同样会出场，小说中有这样的

表达：“读者已经知道了阿卜杜拉赫曼对安瓦尔怀恨在心，也就可以明白当他得知对手晋升文书长时有多么的不安。怎么？那个不学无术的安瓦尔非但没有被逐出王宫，反而被提拔到如此高的职位？”又如：“读者对这些人在半小时内发生的变化不要惊讶，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明白。毕竟，文书长是文书处的负责人，即使对于像穆夫提·沙霍达特这样胡子长及腰部的长者来说，他也是文书长。”由此可见，零度聚焦的视角在整部小说展开叙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小说文本当中内聚焦型视角的应用，内聚焦型视角从人物的角度展示其所见所闻，进入了小说文本本身，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能与读者产生亲切感。在这一视角的作用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敞开，人物的所感所思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这一视角的作用下，贯穿小说文本的主人公安瓦尔与拉诺的故事主线及其产生的心理活动等被鲜明地叙述出来。小说文本当中多次表现了主人公安瓦尔的内心挣扎，在第二十五节《生命之光》中，安瓦尔内心对爱情的渴望被表述为：“多年来令安瓦尔坐卧不安的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而这心愿终于要实现了。多年来被压抑的爱情之花如今尽情绽放，要去迎接他的爱人。很久以来安瓦尔只能远远地欣赏这朵爱情之花，如今终于可以嗅到它的芬芳了。他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为了得到这朵爱之花？”作者对女主人公拉诺的心理活动也有对应的表现：“拉诺害羞地低下了头。拉诺无疑会脸红并低下头，因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她虽然写过情诗，曾经有过相互喜欢的人，但这些事情对她来说还是非常陌生。”此外，在小说的其他关键情节中，如安瓦尔被任命为文书长一关键情节前后，也围绕某一个具体事件展开了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神态等的细腻表现，在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的同时，也使故事的展开更为翔实。

与叙述视角密切结合的是叙述者，叙述者是叙述行为的陈述者，是真实作者想象的产物，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在《祭坛之蝎》作品中，叙述者身上有真实作者的影子，是真实作者的可靠代言人。前文在“零度聚焦”叙述视角中已论述过作者塑造出的这一叙述者所具备的功能与发挥的作用。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揭示了他与故事本身及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写道：“米尔扎·安瓦尔的故事，是我从已故的父亲那里听说的……我去到浩罕为这本书收集素材，和本地的老住户进行了交谈……于是，我徘徊在这两种传闻之间，不得已开放性地结束了我对米尔扎·安瓦尔后来生活的讲述。”上述这段文字说明了故事原型的来源，也说明了故事中的叙述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真实作者影子的属性。

叙述在叙事文本当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叙述视角和叙述者是叙事文本表达形式中的两个关键部分，丰富的叙述视角与多样的叙述者为小说故事情节的铺垫与展开在形式层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不同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者使得《祭坛之蝎》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面貌，从形式与技巧的方面提升了小说文本的可读性与多元性。

二、《祭坛之蝎》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是叙事文本当中的关键构成之一，《祭坛之蝎》小说文本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出以安瓦尔、萨利赫·马赫杜姆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人物谱系。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认为，人物是由特性构成的，特性是相对稳定持久的个人属性。基于特性论的基本立场，可对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形象作如下分析。

首先，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安瓦尔具有聪慧正直，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在文本中，安瓦尔的这些特性通过其成长过程中在学习知识方面的聪慧与勤奋，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以及在小说的高潮部分解救自己的朋友苏丹纳利这一情节中展现出来。特别是在解救朋友时安瓦尔对大汗提出的质问的回应及安瓦尔赴死时的坦然：“是的，我不是来请求您的宽恕，”安瓦尔平静地说，“我来送死是为了解救无辜之人……不，大汗，除非我亲眼看见无辜者被释放，否则不能把我带下去……我准备好了，把我绑起来，拉出去处决吧！”安瓦尔的正直与其渊博的才学，曲折的经历，构成了一个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

其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拉诺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物形象，同时具备十足的聪明才智。小说文本中，她总是默默地承受着爱而不得的痛苦，在来自大汗和父亲的双重压力下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作者细腻地表现拉诺内心的挣扎：“拉诺！她才是万分伤心。她觉得悲剧般的结局即将来临，况且已经三天没有安瓦尔的任何消息了！……现在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他的安慰和帮助。他向来是她睿智善良的谋士，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却如此残忍。她因悲伤日渐消瘦，甚至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眼泪也早已干涸。”在拉诺逃出大汗掌控的过程中，她巧妙地采用了女扮男装的方式，躲过了盘查，成功地与安瓦尔离开浩罕汗国，到了塔什干，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由此可见，拉诺这一人物形象是勇敢聪慧而心思细腻的。

最后是小说中的吝啬鬼形象萨利赫·马赫杜姆。吝啬是萨利赫·马赫杜姆最为鲜明的特性。在小说中，他是女主人公拉诺的父亲，男主人公安瓦尔的养父。尽管其收入可观，但受年少时生活经历的影响，他十分吝啬爱财，在一

家人的吃穿用度上极其节俭。他的过度吝啬也招致家人的不满与市民的嘲笑。小说当中有多处情节从衣食等方面详尽地表现其吝啬的特性。在饮食方面，小说中描写安瓦尔当选为首席文书官后招待客人买烤馕的情景：“在马赫杜姆已经将丝绸长袍送出去之后，妻子的这些话无疑是在他伤口上撒盐。他在院子的中央停了下来，挠了挠头，眯起眼睛看着妻子。‘很干很硬吗？’‘像石头一样。无论怎么使劲都掰不开。’烦心事又来了！萨利赫·马赫杜姆艰难地开口：‘好，我去买些烤馕。’”小说中描写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日常穿着的长袍以及众人看到这一长袍后的反应：“他的衣服总是补丁摺补丁。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一直穿着同一件纺过的长袍，每年只更换袖子，缝上新补丁。四年前，在尼戈尔·阿依姆的坚持下，这件长袍才在其整个存在期间被洗了一次，而且还是在马赫杜姆不知情的情况下。现在，这件长袍即将进入它的第八个冬天，它身上打满了五颜六色的补丁，正打着结，蓄势待发，准备在秋天再次为它的主人服务。邻居们戏称这件长袍为“财富的猎手”。马赫杜姆一穿着这件长袍出现，他身后就会传来一阵笑声，人们打趣他说：“啊！‘财富的猎手’又从集市回来了！嗯，它还是那么结实。只要缝上补丁，还能穿十年！”以上情节鲜明地刻画出了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吝啬鬼形象，作者在文本中甚至直接表述马赫杜姆为吝啬鬼。

与吝啬相应的特征是爱慕虚荣，小说中的马赫杜姆是非常爱慕虚荣的，在小说中安瓦尔被任命为首席文书官这一关键情节的之前与之后，马赫杜姆的心理活动鲜明地印证了其爱慕虚荣的特征。在安瓦尔被任命为首席文书官之前，马赫杜姆在想象自己因此会享受到的荣华富贵，对安瓦尔不愿接受首席文书官这一任命表示反对，对安瓦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安瓦尔上任后，马赫杜姆也随之对安瓦尔转变了态度。此外，当马赫杜姆的女儿拉诺被大汗选为妻子时，马赫杜姆也表现出了对财富与虚荣的贪慕，小说中写道：“但各种各样的幻想却使他颇为兴奋。成为可汗的岳父完全不是件坏事，还可以得到一大笔聘礼……这个外孙很可能会成为可汗的继承人。真是命运使然，所以安瓦尔和拉诺的婚礼才会被延期。拉诺成为可汗的妻子是命中注定。”马赫杜姆的吝啬与虚荣，在小说完整的叙事过程中，增添了一些趣味性，这样的人物形象令读者感到滑稽可笑。

此外，小说文本中还表现了许多特性鲜明的其他人物，如老实本分的工人拉法尔，阴险狡诈而郁郁不得志又充满嫉妒心的学者阿卜杜拉赫曼等人物。作者对于人物群像的勾勒清晰，人物形象的个性鲜明，特性突出。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同样存在一些不足，集中表现在人物内部的个性特征不够

丰富等层面。人物轴线理论是叙事学理论家尤恩用以描述人物类型与人物特性的理论。尤恩认为，人物类型可以用三根轴线区分，分别是“单一至复杂轴”“静态至发展轴”“外部至内部轴”。以此理论观照小说文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人物特性处于“静态至发展轴”的静态一极，即这一类人物的人物特性从头至尾无重大变化，在人物一出场时就固定了。这样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在个性鲜明的同时又缺少复杂性丰富性，人物形象走向了脸谱化与扁平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缺少动态变化。在文本结构的设计中，人物性格及其特性多在一节内容当中集中表现，节标题具备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如第四节的标题为《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某些性格特征》，第六节的标题为《尼戈尔·哈努姆》等。上述为小说文本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些许不足之处。

三、《祭坛之蝎》的叙事环境

环境在叙事学研究中同样是一个重要领域，在叙事文本中，环境是叙事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就环境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包含自然现象、社会背景、物质产品三个主要部分，是一个时空综合体，在叙事文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叙事文本当中的行动必须在一定的时空环境当中发生。《祭坛之蝎》文本当中的环境在小说情节推进与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发挥了建构情节的基础作用以及烘托气氛的渲染作用等。在环境描写中，也蕴含着作者对于情节推进的部分解释与补充说明。下文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做具体分析。

首先是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宅邸，这是小说中的清晰环境之一，是一个静态环境。文本当中对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家有如下描述：“马赫杜姆的宅邸由三部分组成。临街的房间是男宾室和教室，这部分是男人的活动区域。在这间房子的后面是一个方形花园，面积有半塔纳帕大小，里面种着果树——桃子、苹果、无花果和一些老葡萄藤。”小说当中，有许多故事情节都在这一座宅邸当中发生，无论是故事的发展抑或是高潮部分，这一环境都有一定的参与。根据环境在结构中的功能和它与情节的关系，可以将环境划分为“象征型环境”“中立型环境”“反讽型环境”三种类型，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宅邸这一环境的属性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发挥的功能有一定的变化，在某些情节中，是一个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中立型环境，而在人物形象塑造等需求之下，是一个与人物既有关系而又不和谐的反讽型环境。这一宅邸在叙述客人与马赫杜姆交谈的过程以及商议重要问题时，仅仅作为场所出现，是一个中立型环境。在表现马赫杜姆吝啬鬼的特性时，空间大而修葺完善的宅邸与其吝啬的特性发生鲜明反差，构成了一个反讽型环境。

其次是小说中的王室寝宫及大厅这一环境，文本中对这一寝宫及大厅从

方位、装修风格及内部陈设三个方面有细致的描述：“王室寝宫——可汗的私人场所，可汗分别用来吃饭、睡觉、召见妻子的三个房间，沿着后宫池畔的庭院分布，毗邻宫廷文书处和大殿。这些房间应该是王室寝宫，比其他房间要高出一些，占据了宫殿的东部。南部区域划给了后宫使用，厨房、可汗的金库通往其他庭院的出口以及不同的大厅则位于西部区域……前厅是一个带有壁画的宽敞房间，天花板上有十一根横梁；在墙内的壁龛里铺着缎面的、带图案的被子，以及供人落座的长床垫，搁架上分别摆放着来自中国的瓷器、布哈拉铜盘、银制的器皿和水罐……大厅非常华美，里面铺着罕见的地毯、丝绒褥垫——库尔帕奇，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金银器皿，让人眼花缭乱。面向庭院的三扇玻璃小彩窗本身就是大厅的装饰品，它们流光溢彩，透过小窗户的光线，被悬挂在天花板中央的吊灯，反射出微红的光芒。”这是一个与王室活动及王室成员气质密切相关的象征型环境，奢侈的装潢与陈设象征着王室的尊贵地位，展现出王室高贵的气质，象征着王权。这一环境也为小说人物当中的王室成员的日常生活与重大活动等提供了气氛恰当的场所。这一环境的设计与平民百姓的居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丰富故事内容的同时也使小说的情节发展更为顺畅。

总之，环境参与进整个小说文本的叙事过程，是整部小说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之一。环境是一个场域，与小说情节以及人物形象关系密切，承载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同时给予人物形象展现其个性特征的空间，这是环境在叙事文本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祭坛之蝎》文本中“物品”的叙事功能

在小说作品中，“物品”通常承担着故事的背景支撑，故事情节推进的线索等叙事功能，或作为人物与环境的附属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当代，具有很强创新性的“物叙事”理论主要聚焦于“物品”的主体性，关注其本身具有的叙事功能，以“物品”构建全新的叙事场域，揭示“物品”中蕴含的情感与哲学意义等具体内涵，深化对于文本的解读。“物品”是《祭坛之蝎》小说文本当中不可忽略的细节之一，包括以肉、馕、抓饭等为代表的具有中亚特色食物，小说中人物角色所穿的各种各样的衣物以及处于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宅邸中，宫殿当中各种各样的摆设物件等，共同构成了《祭坛之蝎》文本中丰富的物景观。丰富多样的物在小说文本的推进当中，其主体性被慢慢凸显出来，作为物主体参与进叙事的完整过程。基于此，能够以物叙事理论考察《祭坛之蝎》文本中的叙事功能。

物叙事理论是 21 世纪以来叙事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是传统叙事学在

当代文化语境下的一次重要的演进与转向，拓展了传统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对传统叙事学理论进行了突破与补充，是传统叙事学富有生命力的当代演进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物叙事理论发端于现象学、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理论流派，形成了包含客体导向本体论、思辨实在论、新物质主义以及物性诗学等丰富的理论分支，出现了包含格雷厄姆·哈曼、简·贝内特、凯伦·巴拉德等人在内的重要学者深耕于此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完备而有生命力的理论谱系。物叙事理论主张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不再是叙事过程中的道具，而是作为主体参与进叙事过程中。物叙事理论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理念，将叙述视角转移到了物本身。小说《祭坛之蝎》的情节推进与故事构成当中，出现了一定的物叙事特征，参与进叙事过程中的物在丰富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小说当中的食物与衣物，具有鲜明的叙事功能，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是小说当中作为食物的肉，肉这一意象在《祭坛之蝎》小说中多次出现，涉及到的场景包括肉的量，肉的品质，肉的用途等诸多方面，小说开篇展开萨利赫·马赫杜姆买肉的情节：“她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丈夫带了这么多肉回家，是什么让他今天如此慷慨。虽然，在尼戈尔·阿依姆的厨房中，肉类并不罕见，有时还会有重达几恰拉克的整只肉胴，但那些肉并不是丈夫带来的。马赫杜姆通常只买八分之一恰拉克的肉，而且买肉的次数很罕见，只有周五学生缴纳的学费超出了他的预期时，他才会买肉。”在这一段的描写中，肉作为珍贵的食物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吝啬的萨利赫·马赫杜姆不会买这么多的肉。小说中又展现肉的使用场景：“两周才吃一次手抓饭（除非学生们作为教学报酬带来的手抓饭）；通常他们会煮面条，做马斯达乌和肉汤。只有做抓饭的时候，尼戈尔·阿依姆才会往锅里放肉，即便如此，正如人们所说，这些肉块比空气还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萨利赫·马赫杜姆经常囤积一些廉价的蔬菜充饥。在这一段情节当中，人的特性通过肉表现出来，肉的主体性凸显，人的主体性后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物叙事主体。作为食物的馕同样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馕是中亚地区人民的日常主食，即便如此寻常的食物在萨利赫·马赫杜姆的视角中也有不同的色彩。小说中多次提及与馕相关的场景：“他们不在家里烤馕，也不去集市上买，因为学生带来了足够的馕，其中一部分馕甚至不得不拿到集市上卖掉……拉诺按照母亲的吩咐，从盒子里取出了几个烤馕递给了父亲。各式各样的烤馕干得像木片一样。无论马赫杜姆怎样用力去掰，这些烤馕都纹丝不动……昨天我就想发面，但您说‘没必要’。我们可以将就，但是安瓦尔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后，就吃这样的烤馕

吗？他为我们这个家花了那么多钱，而我们连一张新鲜的烤馕都不给他吃。”在这些桥段中，通过对馕的数量与状态的细致表现，在更加丰富地表现马赫杜姆这一吝啬鬼形象的同时，也推进了后续情节的发展。与之相类似的，小说中的描写重点突出表现了马赫杜姆及家人衣物的老旧与粗糙程度，马赫杜姆的妻子的衣物是非常粗糙的，作品中写道：“丈夫每年给她买套由最粗糙的厚棉布制成的裙子和灯笼裤各一条。至于棉长袍和夏季背心，她五六年才会收到一次。”以及前文所引述过的马克杜姆破旧的长袍，通过对这些老旧衣物主体性的强化，使其发挥物叙事功能，完美实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物是当前文学文本研究中受到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物叙事理论视角也是当前富有生命力的全新视角，对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发挥着积极作用，《祭坛之蝎》文本当中物所具有的叙事功能，证明了《祭坛之蝎》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当下语境中所展现出的属于经典作品的独特而持久的生命力。

结语

《祭坛之蝎》是一部叙事视角多元，叙事内涵丰富的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者阿卜杜拉·卡迪里在小说中塑造了个性突出，特性鲜明的人物群像，细腻地勾勒出了意蕴丰富的环境，在小说行文过程中，以物推进叙事进程。小说的这些特征都给予了叙事学理论谱系在文本当中极大的阐释空间。就小说本身而言，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学作品，更是中亚文学、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文学经典文本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阿里舍尔·纳沃伊的《法尔哈德和希琳》之后，出现了阿卜杜拉·卡迪里的《祭坛之蝎》和《往昔》。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流传的角度而言，《祭坛之蝎》中译本的出版，不仅增进了中国读者对乌兹别克斯坦及中亚文学版图、社会风貌习俗的了解，更促进了中乌两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为中国读者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作品架设起了良好的桥梁。同时以文学作品为纽带，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人民全面友好的交流与往来。

参考文献

- [1] [乌兹别克斯坦]阿卜杜拉·卡迪里著，邸晓霞等译：祭坛之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年版。
- [2] 胡亚敏著：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 [3] [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 [4] [美]杰拉德·普林斯著，徐强译：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5] [美]韦恩·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版.

[6] 唐伟胜著：物性叙事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 年版.

[7]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中亚民间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